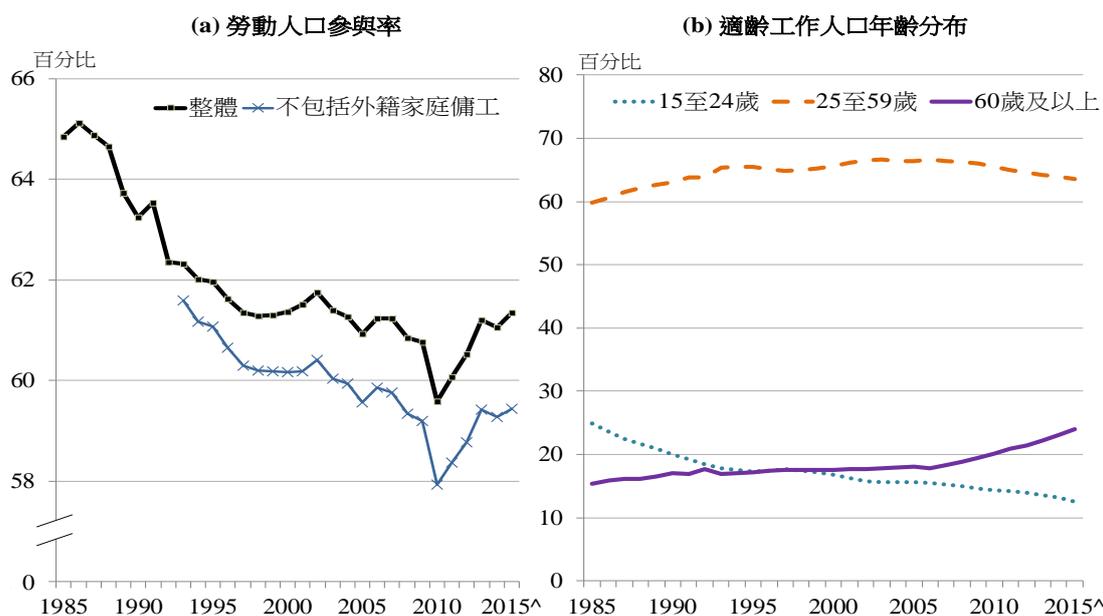


## 專題 6.1

### 有關勞動人口參與率趨勢的主要觀察

勞動人口參與率量度參與勞工市場(不論在職或正在求職)的適齡工作人口比例<sup>(1)</sup>，是一項顯示可從事經濟活動勞動力規模的重要指標。儘管勞動人口參與率的短期變動可能受周期性因素(例如職位供應)影響，但其較長期的趨勢則主要取決於結構性因素，例如人口特徵及勞工市場制度。圖 1a 顯示，香港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三十年間大致趨跌，由一九八五年的 64.8% 下降至二零一零年 59.6% 的低位，其後溫和回升至二零一五年的 61.4%。有人或會直覺地認為這長期跌勢是人口老化的直接結果，因為較年長人口的比例愈來愈大，而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一般較低，以致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被拖低。

圖 1：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趨勢及適齡工作(15 歲及以上)人口的年齡分布



註：綜合住戶統計調查自一九九三年起開始收集有關外籍家庭傭工的統計數字。

(^) 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 適齡工作人口的年齡分布不斷轉變

本港人口無疑持續趨向非年青化及老化(圖 1b)，但值得注意的是，介乎主要工作年齡人口(即 25 至 59 歲組別，其勞動人口參與率一般高於其他年齡組別)的比例在一九八六至二零零五年間其實處於上升趨勢。事實上，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五年間平均每年急升 2.9%，隨後十年平均每年上升約 2.1%，自二零零六年以後年均增長步伐則減慢至溫和的 0.9%。即使撇除外籍家庭傭工的影響，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在一九九四至二零零五年間仍急速增長，平均每年有 2.2% 的升幅，但其後升幅顯著減慢至平均每年 0.5%。在一九八零至九零年代，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急升，大致是由幾方面的影響所致，包括戰後嬰兒潮年代出生的人(即在一九四五至一九六五年間出生的人)當時正值主要工作年齡、大量年青人在一九七零至八零年代從內地來港，以及在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不少港人移民後回流返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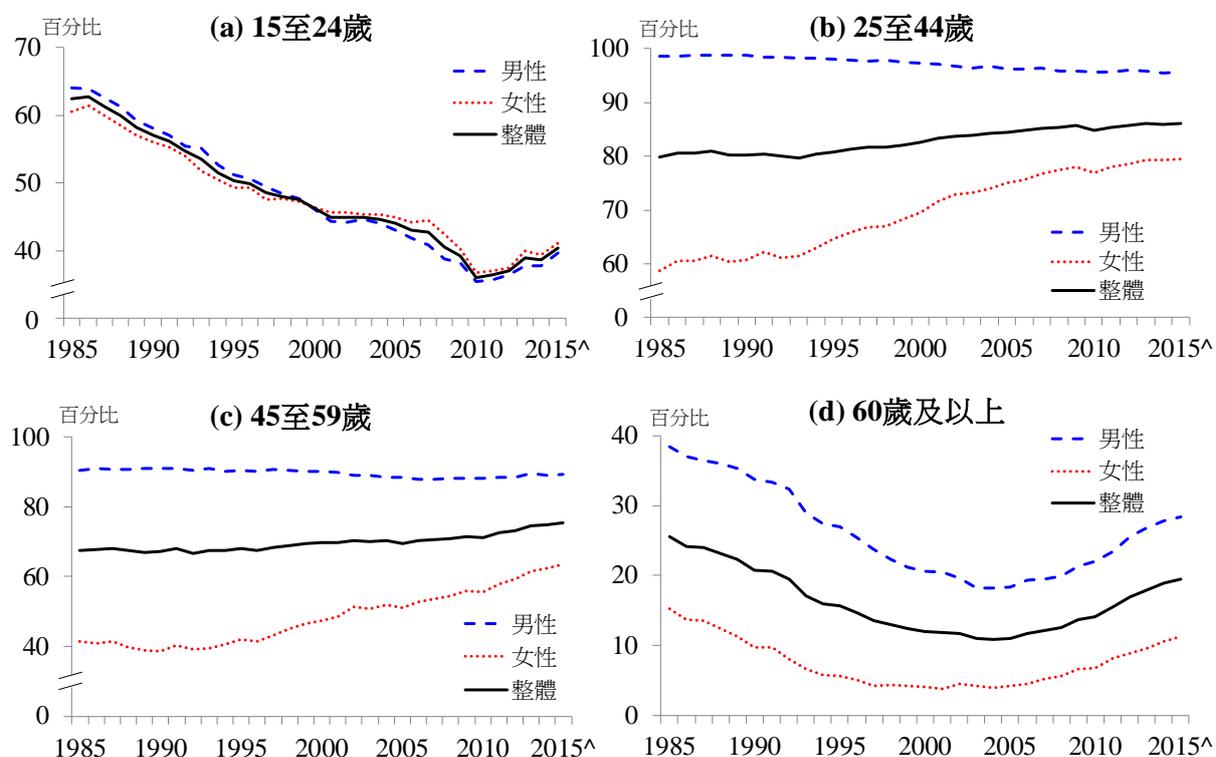
(1) 就本專題而言，勞動人口參與率是指勞動人口佔所有 15 歲及以上陸上非住院人口的比例。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五年間的數字是按「廣義時點」方法編製，自一九九六年起的數字則以「居住人口」方法編製。因此，這兩個數列不宜直接比較。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 專題 6.1(續)

### 按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不斷轉變

除人口的年齡分布外，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呈下跌趨勢，也可歸因於不同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男性和女性的趨勢宜分開檢視)隨本港經濟及社會發展而出現遽變。

圖 2：按性別及年齡組別劃分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註： (^) 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在過去三十多年來，不論男女，青少年(即 15 至 24 歲人士)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自一九八六年起持續下跌至二零一零年的低位(圖 2a)，累計跌幅超過 20 個百分點。升學途徑愈來愈多，相信無可避免推遲青少年投入勞工市場。但值得注意的是，隨着勞工市場情況大致良好，青少年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過去數年稍為回升。較低薪職位的工資因法定最低工資在二零一一年實施而即時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亦吸引更多從事較低技術的工作。尤其是青少年的就業人數(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間上升 6.8%，他們當中擔任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的人數更錄得 9.5%的較顯著增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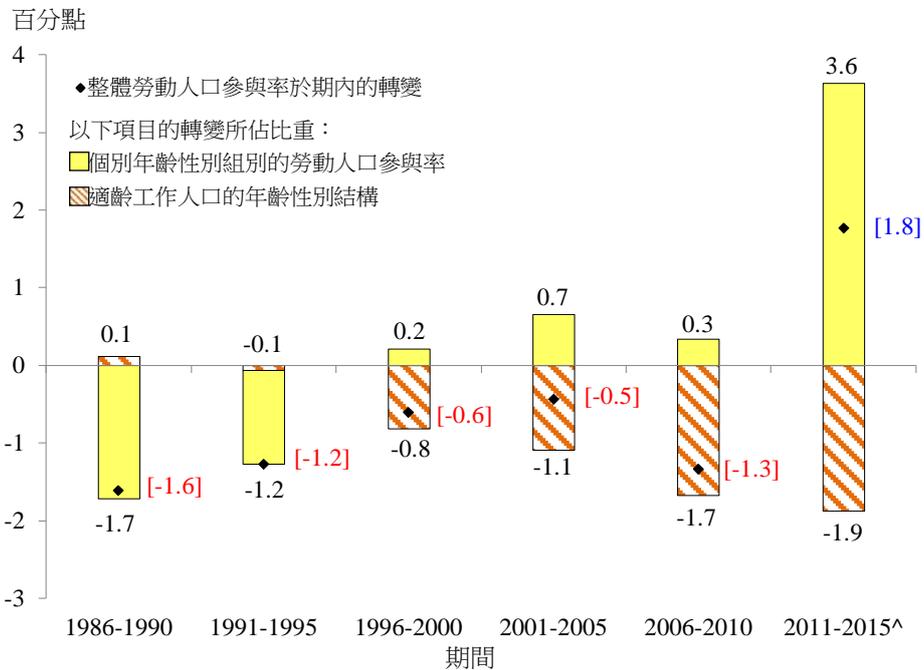
至於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勞動人口方面(圖 2b 至 2c)，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在這段期間大幅上升，而相應年齡組別的男性勞動人口參與率一直處於逾 90%的高水平。前者的觀察正反映，過去數十年來大多數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已大為改善，而社會對婦女就業、婚姻及生兒育女決定的看法亦不斷轉變。此外，僱用外籍家庭傭工的情況在香港日趨普遍，亦大大有助於釋放本港婦女的勞動力。

專題 6.1(續)

至於較年長組別(60歲及以上)方面，其持續下跌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在二零零四至零五年左右止跌回升(圖 2d)，當時正值首批嬰兒潮年代出生的人年屆60歲。這個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其後逐漸回升，可能反映這個組別的人士選擇延遲離開勞工市場，部分原因也許是他們的教育水平較上幾代高，因而能繼續從事一些較着重知識經驗而非體力勞動的較高技術工作。具體來說，在二零一五年逾60%較年長的勞動人口(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具中學或以上學歷，較一九九五年的28%高逾一倍。相應地，在二零一五年約30%較年長就業人士(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從事較高技術的職業，而一九九五年的比例則只有約16%。

解構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轉變<sup>(2)</sup>

圖 3：解構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轉變－  
適齡工作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轉變與  
個別年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轉變  
所佔比重



註： 個別項目所佔比重是根據未經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  
由於進位關係，個別項目相加未必等於總數。  
括號內數字是根據四捨五入的數字計算。  
(<sup>^</sup>) 二零一五年的數字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

(2) 本專題採用以下解構方法：

$$LFPR^{t_1} - LFPR^{t_2} = \sum_i \sum_j \overline{LFPR}_{ij} (S_{ij}^{t_1} - S_{ij}^{t_2}) + \sum_i \sum_j \bar{S}_{ij} (LFPR_{ij}^{t_1} - LFPR_{ij}^{t_2})$$

當中， $LFPR^t$  代表在 t 年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 $LFPR_{ij}^t$  代表在 t 年 i 性別及 j 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 $S_{ij}^t$  代表在 t 年 i 性別 j 年齡組別佔適齡工作人口的百分比；變數頂部的橫線代表該變數在  $t_1$  年至  $t_2$  年期間的平均值。因此，在算式右方，第一個數項量度適齡工作人口的年齡性別結構轉變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轉變所佔比重，而第二個數項則量度個別年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轉變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轉變所佔比重。以相同的解構方法應用於一九九三至二零一五年間勞動人口參與率的數據(不包括外籍家庭傭工)，整體結果大致相若。

## 專題 6.1(續)

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受上述基本因素影響而隨時間轉變，為更深入探討這些因素，本文把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轉變解構為兩個部分(即人口結構和個別年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圖 3)。如圖所示，在一九八六至一九九零年和一九九一至一九九五年間，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都錄得跌幅，主要是因為個別年齡性別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當中尤以青少年和較年長組別為然，但適齡工作人口的結構轉變所引致的影響則十分輕微。

然而，在其後連續三個五年期間(即一九九六至二零一零年)，人口老化則是導致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的主要原因。雖然介乎主要工作年齡的女性勞動人口參與率錄得頗大升幅，加上二零零六年以來較年長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亦明顯上升，兩者都有助推高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但人口老化及其他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下跌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更大，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因而向下。

在二零一一至二零一五年間，各個年齡組別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幾乎全面齊升，較年長組別和 45 歲及以上女性的勞動人口參與率升幅尤為顯著，相信是受二零一一年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帶動所致。因此，該段期間的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上升 1.8 個百分點。不過，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化的負面影響仍然顯著，而且持續擴大。

## 結語

上述解構方法旨在分析過去三十年來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變動的背後成因。展望未來，人口老化對整體勞動人口參與率的掣肘將更趨明顯。有見及此，一如最新發表的《施政報告》所述，政府已採取多管齊下的方法增加勞動力投入，例如吸引世界各地人才來港工作、鼓勵僱主建立長者友善的工作環境，以及採取其他具針對性的支援措施，以切合本地具不同才能人士的需要和志向。這些措施見效需時，以求能帶來深遠的結構性轉變，有利於香港的長遠經濟發展和社會福祉。